



重庆大学出版社

陈川——著

# 温暖的亡灵



# 温暖的亡灵

陈川  
— 著

重庆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暖的亡灵 / 陈川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624-7981-9

I. ①温… II. ①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5893号

## 温暖的亡灵

WENNUAN DE WANGLING

陈川 著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谢雨洁 版式设计: 龙珊珊

责任校对: 谢芳 责任印制: 张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mailto: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75 字数: 211 千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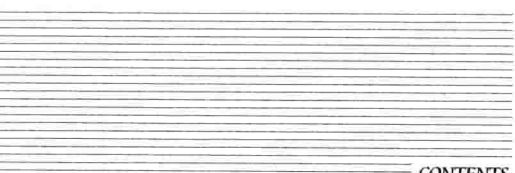
ISBN 978-7-5624-7981-9 定价: 32.00元

---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CONTENTS

## 目 录

---

山之巅 / 1

温暖的亡灵 / 45

羊皮的风 / 87

独 猴 /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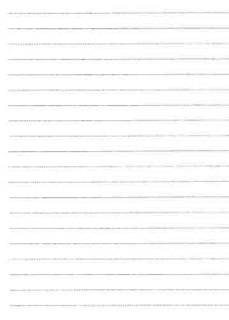
颠来倒去的故事 / 181

村 庄 / 225

根在故土 (代后记) / 271

---

# 山之巔





一

几天之后，满怀侥幸的我们不得不对花二出走的事实无可奈何地予以接受，或惋惜或愤怒，最多只是情绪有些激动而已。但是，对于老木就不那么简单了，作为花二的救命恩人，不啻是从他心头剜去一块肉。这不仅仅因为彼此之间的信赖和依恋被这一事件所粉碎，还因为生活出现了一片空白，仿佛一段熟悉的日子已随花二离去，心里虚飘飘的感到绝望。

老木是人，花二是狗。

人与狗怎能相提并论？早在小学时老师就告诉我们人是会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狗虽然是人类可以信赖的朋友，也只能等而下之。但在我们山上，花二又当别论，似乎谁也没把它视作异类，而是当作同在一口锅里舀饭吃的兄弟伙。如果硬要拿花二与老木相比，起码对高山台的忠诚不在老木之下，说不定更胜一筹。它以其忠勇和带给我们的欢乐与慰藉被大家口口相传，乃至许多业外人士也知道它的大名。正因为如此，它现在的背叛行径才显得那么突兀和不可原谅。

在这个春日融融的下午，尽管阳光是如此的温暖明亮，也驱散不了老木脸上那从心底升腾上来的阴霾。他黑着一张七沟八渠的皱脸，拖一根条凳在地坝边坐了，闷闷地一支接一支抽烟，木桩子一样半天没有挪动，只是间或吭吭地干咳几声。

眼前的景致应该说是相当的壮观了。黑蓊蓊的林海起起伏伏，无际无涯，只是越到远处，越加模糊，最后融入苍茫的天际。老木看了十多二十年，而且还将看到退休，早已没有那种神清气爽、胸襟开阔的感觉了。在他眼里，山就是山，林就是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此刻让他体会到的反而是蕴含在沉寂中的苍凉和冷漠。

这里叫八面山，在方圆几百里的群山之中数它最高。它巍然耸峙，睥睨万峰，大有超拔绝尘的气概。因此才在这里建了铁塔和机房转播广播电视信号，也因此才有了我们这些值班者漫长枯燥的无聊时光。

“老木，还不收拾收拾，车要来了。”刘一强走出楼房，一边抬手扩胸，一边说。今天正是换班的日子，在山上整整闷了半个月，想到家里有可口的饭菜和老婆那丰腴的身子正等着自己，正值虎狼之年的他心里痒痒的颇有些兴奋。见老木没有搭理，又说：“丧起脸做啥子？又不是老婆跟人跑了。”

老木仍然没有吭声。

其实，大家都知道，花二之于老木，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他老婆。甚至可以说，他与花二之间的亲热和默契，远胜于许多同床异梦的夫妻。

花二原本是无家可归的野狗，终日躲躲闪闪在巴可场的垃圾堆、臭水沟游荡，寻找烂骨腐肉菜梗馊饭充饥。两年前的秋天，因为上面有官员要到台里视察，老木奉命随车下山到巴可场采购



食物。一般情况下，凡有客人光临，操办伙食的总是老木。因为他嘴刁，便喜欢自己做菜，久而久之练就了一手颇具特色的厨艺，摸摸索索捣腾出的几样菜极具山野风味，既佐酒又下饭，让人胃口大开。那天买好东西正准备返回，在场口看见几个半大小子正围打一只脏兮兮的瘦狗。也不知是怎么想的，一向吝啬的老木居然掏出50元钱，买下这条奄奄待毙的野狗。回到山上，我们以为有狗肉可吃，主动要求帮忙宰杀。没想到老木竟将野狗抱到蓄水池边，打水替它冲洗。然后翻遍台里的常用药箱，找了诸如棉球、绷带、酒精、云南白药、创可贴之类，忙乎了好半天。他还把自己的早餐牛奶倒了一碗放到它嘴边。野狗呜呜低号，哀哀地望着老木，沁出一串串泪珠。

也许野狗生来命贱，几天下来，伤愈了，膘也长了，竟然漂亮雄健。因为闪亮的白色皮毛中夹了些黑色的花斑，我们便叫它花二。

说是天意也未可知，花二好像生来就是我们高山台的一员，只是流浪多时，现在才找到归宿。此前的日子对它而言无疑是一场噩梦，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像影子一样追随着它，无法摆脱的黑暗浸透内心，使它感到一条孤独的野狗和一条死狗没有多少不同。它好像特别珍惜这天赐的机缘，起初并没入人特别留意它的去留，但它老是在人们眼前走动，似乎生怕人怀疑它野性未改溜之大吉。它摇头摆尾，一脸的幸福和满足。可以肯定地说，在它荒漠的心灵里，第一次有了家的安全温暖的感觉，第一次觉得跟眼前这些人有相同的地位和尊严。更为奇怪的是，只要是台里的人，尽管是初次见面，它也不会叫一声，摇着尾巴老朋友似的挨过去，温顺得像一只猫。而偶尔有采药或打猎的山民路过，它会狂吠着扑过去，样子挺吓人，非要我们招呼才肯罢休，似乎是对

过去所受欺凌与屈辱的一种发泄和报复。一次，有一家三口驾一辆摩托上山避暑，大人驱赶不及，小孩被花二咬伤。要不是请律师从中斡旋，赔几千块钱私下和解，一场官司是免不了的。几天后倪台长上山，看见花二就心痛起钱来，狠狠地踹了它几脚。它哀叫几声闪在一边，不一会就厚颜无耻地偎在倪台长脚边挨挨擦擦，极尽谄媚之能事。

花二招人喜欢其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在这荒山野岭，两个人值班，半个月才轮换一次。长期两眼对两眼，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以至于相对无言。要么守着监视器看电视，整天整日的，直到眼冒金花，再多看一眼就恶心得想吐。连喝酒也闷闷的，喝醉了最多也是把说过的话题无数遍地重复，像放录音机一般；听的人则呆呆地毫无反应，朦胧着醉眼要闭不闭。到轮休下山时，初与人见面竟因为少于说话感觉辞不达意怎么说也不利索。花二的落户，可谓添丁进口。跳跃的身影，或高或低的吠叫，给我们死气沉沉的日子弄出些响动，增添几分生气，无边的寂寞似乎变得可以忍耐。它懂得如何讨我们喜欢，或直立行走几步，或在地上打滚，或异想天开地追扑蝴蝶，想着法儿为我们解闷。闲下来，老木喜欢去山坡采摘蕨苔、薇菜之类来改改口味，花二自然成为帮手，在草丛忽隐忽现，衔回的野菜既鲜且嫩。它还常常趴在老木脚边，昂起头，认真地倾听老木诉说老婆下岗了脾气变得燥辣、儿子迷上了游戏在网吧通宵不归之类烦人的家事，不时摆摆尾、眨眨眼，好像很理解似的，从来没有厌烦的时候。

在这高山之巅，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林木葱郁，遮天蔽日。因为风疾雪大，山顶上少有高大的乔木，偶尔看见几株松树，也都是光秃秃的缺枝少叶，瘦骨嶙峋仿佛吃尽了苦头。除了裸露的

龙骨石，遍地是低矮的蓼竹和丛生的冷蕨，在风中沙沙低响。山上常有野兽出没，因而我们机房四周也筑了围墙，可已一段段垮塌，野草蓬生，最多只是给野物的进出制造一点麻烦而已。所以待在山上，除了忍耐寂寞，还需要一定的胆量。一入夜，尽管隔了双层玻璃窗，尖厉的风声鬼叫一般高一阵低一阵刮进来，直让人心惊胆战，难以入眠。到了冬季，晨起打开门，只见雪地里兽迹凌乱，不知有多少野物试图破门而入。全台的人，只有老木能够辨认出豹子、狐狸、鹿子、野猪、獐子不同的足印。近些年，野猪仿佛吃了性药，风快地繁殖。机房对面很少使用的车库竟成了它们的产房，一天突然从那里冲出十几头大大小小的野猪，着实吓了老木一跳，眼睁睁看着它们扬长而去，如一股灰色的烟尘没入灌木林中。

一天，老木在野外检修完线路，正准备从电杆上下来，低头一看，一只灰黑精壮的野猪在下面转悠。老木踩住脚钩不敢动弹，只盼野猪快快离去。然而过了许久，野猪仍无去意，尖嘴上的鼻孔发出满不在乎的哼声，仿佛它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太阳已经落山，荒野渐渐昏暗，山风也变得冷硬。老木的身子因长久不动僵硬得酸痛难耐，而且瑟瑟发抖。正焦躁恐慌之时，一声狗叫让老木精神一振。花二一阵风似的飘过来，狂吠着扑向野猪。野猪哼了哼，尖嘴一拱，花二便叽叽叫着滚出一丈来远。刚立定身，就一声不响冲过来，趁野猪尚未回过神，在其后腿咬了一口。野猪恼怒至极，低号着乱拱。花二周旋一阵，不知是计谋，还是自知不敌，且战且退。野猪闷着头追赶而去，双双消失在暮霭中。老木知道，凭花二的灵巧和速度，野猪是奈它不何的，自己便赶紧回去。惊魂稍定，才看见一身血污的花二闪进门来。它一见老木，便软软地趴下，吐出舌头咻咻直喘。老木见状，长时

间地摩挲着它的头，眼睛涩涩的一言不发。

虽然花二和我们都很亲热，但在老木面前，它似乎更随意更放肆。老木每次下山轮休回来，花二就缠着他，要么衔他的裤管鞋带，要么直立起来在他身上扒拉。去去去！老木装出厌烦的样子挥手驱赶，然后很不情愿似的取出新鲜的猪心肺或者牛肝。欢声在花二喉头间旋转，随后到一边静静享用。

其实，花二的出走早有端倪。它莫名其妙地狂躁不安，猜猜乱叫。那是初春的一天，老木看见它一个劲地面对墙壁纵跳扑打，恶狠狠地恍若墙上有不共戴天的死敌，便上前呵斥阻止。不料它竟回过头在老木的小腿咬了一口，然后蹿出去老远，眼睛红红的迷乱癫狂，似乎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老木负痛的叫声使它激灵一下，甩甩头。老木蹲下来，挽起已被咬穿的裤管察看伤口。齿痕渐渐沁出血珠，少顷便汇聚一起蜿蜒流下。花二终于清醒，癩着不自觉已在墙上撞伤的前肢，一拐一拐跑近，伸出长长的舌头舔舐自己在恩人小腿留下的创伤。“滚开！”老木怒吼一声，挥臂使劲挡开。花二翻了两转，又连滚带爬凑过来，呜呜鸣叫，泪盈盈的眼睛直看着怒气未消的老木。不管怎么驱赶厉骂，它毫不避让，好像唯有如此，才能表达无尽悔恨，并以此乞求原谅。老木爱恨交加，高高举起的拳头缓缓落了下来。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伤口刚刚愈合的老木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寻思良久才发现花二不在身边。他四处看看，又出门呼唤几声，都没有回应，心里欠欠的一夜没有睡好。次日天亮，老木照例起床清扫坝子，才看见花二气喘吁吁从米汤样浓稠的晨雾中冒出来，皮毛湿漉漉的全是雾水。它见了老木先是一愣，继而有些不好意思地缓步走过来，一脸的羞惭。老木一下子明白它干什么去了，骂了一声：“骚棒！”

这类事件发生了好几次，有时临出发前，花二在院坝特意高声吠叫，算是打了招呼。大家都理解，想到花二还有这份自由，不像自己只有想象着女人白嫩的身子靠手缓释坚硬，甚至生出几分羡慕。更有甚者，担心长期暴饮暴食会导致性功能的提前衰退，要求台里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当然也有熬不住而违反规定的，有人就曾经偷偷包了出租车下山，天亮才归。还有一次，老木晚上起夜，在过道迎面碰见一个刚从厕所出来的仅着内衣的妖冶女子，双乳耸颤，屁股丰硕。老木大吃一惊，以为在做梦，使劲眨了眨眼。女子妩媚地一笑，叫了一声大哥，随即钻进一间屋子，在门口还回头丢来一个媚眼。老木呆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那晚的瞌睡自然也被搅得七零八落。这类事倪台长也曾风闻一二，在会上不点名地骂了一通，说如果擅离职守出了安全播出事故或给台里惹来麻烦，就别怪他不认人了。

人尚如此，何况花二。它往返几十里山路全凭四条腿长途奔袭，还要到处嗅母狗遗留的尿液去寻找已经发情的对象。而且不管是否成其好事，黎明时分都会赶回。那份辛苦，那份急切，那份忠诚，老木想起来就觉得可怜，进而又一阵心痛。

偶尔下山去打打野食也罢，可现在花二竟弃他而去，几日不见踪影。这无疑是忘恩负义之举，不能不让老木感到被遗弃的沮丧和愤怒。狗日的野杂种，你跑，就莫回来，死在外头，尸都没哪个收！老木吐一口怨气，恶狠狠地咒道。

这时，隐隐有汽车声传来，老木知道是换班的人来了。不久，一辆北京现代越野驶入院墙那道铁门，在地坝里停了下来。老木没有动弹，只是转过头漠然地看着。要是往日，早就笑呵呵迎了上去，热络打招呼，帮忙卸下要食用半个月的粮食蔬菜，身边自然还少不了活蹦乱跳的花二。

车门刚打开，从里面射出一道光影，直奔老木而去。老木始料未及，差点被扑下条凳。“花——”才喊出声，便喉头梗塞说不出话。花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爬在老木的腿上直朝他怀里拱，眼睛湿湿的。老木摸着它的头，手指发颤。

“你们硬像是俩爷子，亲热得不得了哇！”倪台长下了车，笑道。他告诉老木，花二下山被巴可场上的人当野狗捉了，关起来准备喂到秋天再打杀。若不是当地有春夏季节不吃狗肉的习俗，它或许已经成为人家餐桌的一道美味。也是花二命不当绝，倪台长在场听见有人谈论此事，打听上门，一看果然是花二，便花钱把它赎了回来。

老木怜爱地凝视着花二，好一会才抬起头，红着眼睛恳求道：“倪台，给它找个婆娘吧！”

## 二

过了十几天，花二真有了媳妇。

一只棕色的母狗被送上山来，体态娇小，皮毛光滑，眼神怯怯地含了几分娇羞。

倪台长对兄弟伙的苦楚是心知肚明的。平常情况下，好苦好累说不上，但终日看不见一个外人，说不上两句话，好像判了死缓的犯人日复一日捱过毫无希望的时光。去年招收了一个大学生，刚上山时，兴奋得整日蹦蹦跳跳，歌声不断。天不亮就起来看日出，日落时沉醉于变幻不定的晚霞，饭都忘了吃，晚上还要在他的笔记本上写写画画直到深夜。但不到两个月就辞职不干

了，还说什么过的是死了没人理的日子。为了让大家在山上安心工作，台里也煞费苦心，甚至还添置了卡拉OK。刚安装好的时候，刘一强曾拉着老木作听众，一个人吼了几首。这些歌老木在电视上听过，说刘一强唱出来词没变，但曲子全是新编的。刘一强犟着脖子说老木不稔懂，但从此以后再无兴致拿起话筒，DVD闲置在一边积上厚厚一层灰。一只狗能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这是倪台长始料未及的，所以老木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我们都为花二高兴，还给它新媳妇取了一个喜气洋洋的名字：翠花。见了面，大家无一例外地摸摸花二的头，向它道喜，还不无艳羡地说：“你龟儿现在安逸，天天有婆娘陪，比老子们强。”

既然迎来了媳妇，就得准备新房。老木寻了些废旧材料，和刘一强忙乎了一天，傍着车库斜斜地搭了一间狗舍，门洞还挂了一块红红的毡子。

现在的花二可神气了，人模狗样地故作矜持之状。它既有老员工的优越，又有男子汉的高傲，弄得翠花服服帖帖，对它崇拜至极。或许是天性使然，翠花真像小媳妇一样腼腆，怯生生跟在花二屁股后面，一副毫无主张的样子，连偶尔叫两声表达意愿也极轻柔。倘若有客人到来，它俩会和我们一起到院坝迎接。到了楼房门口，翠花便不再进去，似乎遵从当地女人不进厅堂的习惯；花二则大摇大摆陪到休息室，蹲坐在客人面前，支着耳朵认真倾听，俨然是最资格最尽职的主人。

我们跟花二一样，也喜欢有客人。在山上待了几年，变得和小孩一样，个个都成了“客来疯”。见了客人如同见到亲人，心头热乎乎的，干什么都有劲。

那天黄昏时分，花二的一阵狂叫惊动了老木。他和刘一强出

门一看，一大溜人慑于花二的凶恶，停在铁门边不敢靠近。老木喝住花二，说：“你们过来吧，有我在，不会有事的。”

男男女女十几人背着行囊叽叽喳喳走过来。一个年纪跟老木不相上下的男子说，他们是驴行者，天色已晚，想借地坝搭帐篷过夜。

“可以，可以。”老木一口答应下来，“进屋住吧，空房间多呢。”

驴行者谢绝了老木的好意。看着他们按照分工做的做饭、搭的搭帐篷，拣的拣柴火，老木有些不理解，心想放着现成的不用，岂不是脱了裤子放屁。他哪里知道，这些人出来就是为了苦中作乐，享受野趣的，如果和家里一样方便，还有什么感觉？几爷子硬是不识好歹！老木感到几分落寞，站在旁边看他们忙碌，同时也惊奇他们带的器具是那么精致完备。花二倒是兴奋得很，窜来窜去专寻衣着鲜艳的女驴子与之周旋，惹得一声声娇滴滴夸张的尖叫。老木心头直想笑，但出于礼貌忍住没吭声。旁边的刘一强却故作正经大声喝斥：“狗日的花二，规矩点！”

不说倒罢，一说竟引发一阵暧昧的笑声，几个女驴子刷地羞红了脸。

夜色从黑压压的林间弥散开去，天地间渐次昏蒙。星星在幽蓝的夜空一颗颗跳出来，争先恐后仿佛地上有稀奇可看。山风一阵阵拂过，时令虽已是春夏之交，但依然凉气袭人。

开饭啰！随着一声喊，一盏燃气灯亮了，把院坝照得通明。驴子们围成两圈半蹲下来，开始享用晚餐。领头的中年男子招呼老木和刘一强也将就吃点，他俩连声说吃过了吃过了，转身进了楼。花二和翠花已无暇他顾，女驴子恩赐的卤猪蹄让它们大饱口福。



老木在厨房炒了一盘回锅肉，煮了一钵酸菜粉丝汤，从玻璃瓶倒出一碟油酥花生米，还提来一瓶濯水包谷烧要和刘一强对酌几杯。外面的阵阵欢笑让刘一强神不守舍，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匆匆刨下一碗饭，丢下碗出门看热闹。老木也没了兴致，饭吃饱了，一杯酒还剩下大半。

待老木收拾完，院坝已经响起欢快的乐曲声。老木出门一看，大为惊讶：咦，几爷子硬是会耍吔！

院坝中央燃起了一堆篝火，噼里啪啦炸出的火星把天空的星星也映衬得黯然失色。男男女女围着篝火，在收录机播放的《木叶情歌》的旋律中，跳着当地流行的摆手舞。这种舞蹈用的是同边手，动作刚柔相济，起伏有致，看上去韵味十足。从不跳舞的刘一强这时居然也混迹其间，涎着脸跟在一个少妇的屁股后面爹脚舞爪乱摆。花二不甘寂寞，在人腿间转悠，不时直立起来汪汪叫两声。只有翠花文静，蹲坐在圈外观看，眼光一直追随着花二。

“老木，快来哟，又锻炼身体，又好耍呢！”刘一强气喘吁吁地说。

“我不会，我不会。”老木说，心里却想：锻炼身体？明明是闻骚嘛。他在地坝边的条凳上坐下，一边抽烟，一边笑咪咪地看。翠花默默地挨过来，傍他坐下。老木自然而然伸出手，在它头上慢慢摩挲。

一曲终了，大家坐成一圈，依次表演节目，不外乎唱歌说笑话。说的几乎都离不开男女之间那些事，老木听罢笑岔了气，特别佩服讲述者把故事编排得那么巧，而且口无遮拦，什么都说得出来。唱歌的更邪，一首堂堂正正的歌曲从他们嘴里唱出，竟歪歪扭扭、黏黏糊糊，成了撩拨情欲的黄色小调。老木悄悄觑一眼